

台灣的鄉愁

台灣的灣生故事，沉澱在歷史記憶中。灣生，是日治時代**移民台灣**的日本人，50 年殖民歲月，灣生成家立業，很多都有了第三代。新一代的灣生，台灣已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，日本反是遙遠而陌生的祖國。當日本戰敗，48 萬灣生遣返回國，遺留台灣的不單是依戀，還有很多與當地人的愛情與盟誓。

記得電影《海角七號》那一場異國戀嗎？一個台灣的日本教師，愛上了台灣女生，日本戰敗，教師被迫回國，船上寫了7 封寄不出的情書，老死之後，女兒整理遺物，才發現那段淒美而傷感的戀情。

女兒將信件寄回台灣，女生已變為婆婆了，讀着幾十年前情人的信，生命流逝，愛情已渺，灣生的悲劇伴隨《野玫瑰》的歌聲，沉落在台灣的海角。歷史，常消失在無聲處，這樣的灣生故事，年輕的台灣人也未必懂得。日本灣生的後代：田中實家，偶然在父輩的喪禮受到託付，將親友的骨灰灑在花蓮的大海，才驚覺祖母一代人原來都是灣生，深埋台灣的鄉愁與記憶。

田中去到花蓮，用12 年精力與時間競賽，尋找那逝去或尚存的灣生故事，拍成電影《灣生回家》，但更多的故事早寫在書中，最淒然欲泣的仍是生而別離的愛情：

一個姓童的台灣青年，戀上和果子店小姐山崎秀子，卻被派往南洋當軍伕，離去前夕，山崎說：「我等你！」

可惜山崎等不到了，她隨日本戰敗回國，當童君從南洋回來，果子店已人去樓空，一片狼藉。更不幸的是：家人迫他成親。童君哀求家人給他兩年，始終等不到山崎的消息，只好履行結婚的承諾。

想不到20年過去，山崎仍未忘情，來到工地尋找他的消息。但童君已有家庭，不敢面對舊日愛人，只能站在遠遠的大樹不捨地望着山崎。

田中實家找到童君，已是60 年後了，田中問他：「如果再有機會，想對山崎說什麼？」

童君在日曆紙寫着：「這些年，你好嗎？」

田中在醫院找到山崎，她看到字條，激動地寫下：「分開這一段時間，你好嗎？」

愛情已遠，只留下「你好嗎」的牽掛。兩個月後，山崎便逝世了，但埋在心裏的愛和傷痕，天長地久，永不消逝。（灣生物語・中）

隔兩日見報

cheungmankwong@ymail.com